



中國藝術文獻叢刊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清〕厲鶚

玉臺書史

〔清〕湯漱玉 汪遠孫

玉臺畫史



玉臺書史 玉臺畫史 提要

《玉臺書史》《玉臺畫史》兩書為中國歷史上首次專門收錄女性書畫家的彙編體書畫史著作，具有開創之功和積極的社會意義。經粗略統計，《玉臺書史》共收錄中國歷代女性書家131人，《玉臺畫史》共收錄中國歷代女性畫家131人。時代則跨越上古到清代數千年之久，包括宮廷、閨秀、姬侍、名妓、釋道等各個社會階層的女性。由於很多女性書畫兼能，所以二書收錄的女性有一部分是重複的，但二書采錄資料有所不同，可說是各有優長。此次對《玉臺書史》《玉臺畫史》進行整理，精選善本，細加校勘，並將所有引錄資料與原書進行校核，從而發現了一些問題，並寫入校記。同時，將二書所引錄資料的版本卷數亦予標明，以便讀者溯源追宗，進一步展開研究。在整理過程中，還新編製了目錄和人名索引，以便閱讀使用。

上架建議：文史 藝術

ISBN 978-7-5343-3318-6



定價：80.00圓



中國藝術文獻叢刊

玉臺書史 玉臺畫史

〔清〕厲鶚
劉幼生 點校

〔清〕湯漱玉 汪遠孫 輯
劉幼生 點校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玉臺書史/(清)厲鶚輯;劉幼生點校.玉臺畫史/(清)湯漱玉,(清)汪遠孫輯;劉幼生點校.——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10

(中國藝術文獻叢刊)

ISBN 978-7-5340-3318-6

I. ①玉… ②玉… II. ①厲… ②湯… ③汪… ④劉…
III. ①女性—書畫家—列傳—中國—古代 IV. ①K825.7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238820號

中國藝術文獻叢刊

玉臺書史 玉臺畫史

[清]厲鶚 輯 [清]湯漱玉 [清]汪遠孫 輯
劉幼生 點校 劉幼生 點校

責任編輯 屈篤仕
裝幀設計 江健文
責任印製 陳柏榮

出版發行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347號)

網 址 <http://mss.zjcb.com>
經 銷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製 版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開 本 880×1230 1/32
印 張 13.75
字 數 200千字
書 號 ISBN 978-7-5340-3318-6
定 價 80.00圓

ISBN 978-7-5340-3318-6



9 787534 033186 >

如發現印刷裝訂質量問題,影響閱讀,
請與出版社發行部聯繫調換。

前言

一

《玉臺書史》不分卷，或曰一卷，清厲鶚輯。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收錄女性書家的匯編體書史著作。

「玉臺」一詞，有多種釋義。最早是作為臺觀名稱來使用。以後，玉臺成為「玉鏡臺」即玉製鏡臺的省稱，與女性發生瓜葛。此外，玉臺還可以代指聘禮，又可代指硯臺。晉陸機《塘上行》「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淵」句下注云：「玉臺以喻婦人之貞。」南朝陳徐陵編纂《玉臺新詠》，專為陳後主陳叔寶的寵妃張麗華而編^{〔一〕}，「撰錄艷歌，凡為十卷」^{〔二〕}。該書收錄自漢至南朝梁的近八百首詩歌作品，選錄標準主要

爲有關男女閨情之作。以致後世有玉臺體之稱，專指艷歌，即風格纖巧綺艷、內容有關男女情愛的詩歌作品。然而，關於玉臺體的定義，後來不免產生分歧，或將玉臺體視同女性作品，玉臺也成了女性的代稱。《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十九《玉臺新詠》的提要說：「或以爲選錄女子之詩，則尤未睹而臆說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九十七《然脂集例》的提要也說：「王士祿嘗欲輯古今閨閣之文爲一書，取徐陵《玉臺新詠序》『然脂瞑寫』之語爲名。然陵所選乃艷歌，非女子詩，士祿蓋誤引也。」厲鶚在輯錄《玉臺書史》時，正是犯了這樣的錯誤，將「玉臺」作爲女性的代稱以命名其書。其後的湯漱玉蹈跡循轍，亦將「玉臺」作爲女性代稱來命名《玉臺畫史》。還有清代徐範，曾將歷代女性書法作品輯編成《玉臺名翰》，命意與《玉臺書史》及《玉臺畫史》完全相同。不過，明江元禧曾編有《玉臺文苑》八卷，輯錄歷代女性文賦；明汪砢玉所輯《珊瑚網》卷十八有《玉臺翰墨餘芳》，收錄能書女性若干人。其以「玉臺」爲女性之代稱，又在厲氏等人之前。

厲鶚（一六九二—一七五二），字太鴻，又字雄飛，號樊榭，晚號南湖花隱，錢塘

(今浙江杭州)人。他家境清貧，刻苦讀書，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中舉，曾兩試進士不第。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又應博學鴻詞科，未中。從此絕意仕進，專心著述。生平成就，以詩詞爲最著。其詩文輯爲《樊榭山房集》，另有《宋詩紀事》《遼史拾遺》《東城雜記》《湖船錄》《南宋院畫錄》《玉臺書史》等著作。

《玉臺書史》不分卷，共列七門：宮闈、女仙、名媛、姬侍、名妓、靈異、雜錄。另有女尼一人，附見女仙。宮闈自漢至明，共收五十人。女仙自晉至唐，共收七人，附元女尼一人。名媛自先秦至清，共收一百零五人。姬侍自五代至清^{〔三〕}，共收十二人。名妓自唐至明，共收三十三人。靈異收宋二人。雜錄自宋至明，共收三人。以上合計，共收先秦至清女性書家二百一十三人。每位女性書家的傳記資料均從歷代典籍或書畫題跋引錄，所引書名以小字附於傳後，偶標注撰者名氏。個別條目加有注文或按語。《玉臺書史》曾有續作，如清代徐道貞有《續玉臺書史》四卷，現存鈔本。

《玉臺書史》五卷，又《別錄》一卷，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專門收錄女性畫家的匯

編體畫史著作。成書晚於《玉臺書史》。

關於《玉臺畫史》的作者，各種版本大都著錄爲湯漱玉，亦有將《別錄》一卷署爲汪遠孫者。根據《玉臺畫史》的內容及相關記載，將此書署爲湯漱玉與汪遠孫合作輯錄比較合乎事實，說詳見下。

湯漱玉，字德媛，浙江錢塘人。生年不詳，約卒於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四〕}。

湯漱玉「生託名門，幼耽翰墨」^{〔五〕}。據說其「好讀書，知詩文，能畫梅蘭以寄興，罕爲

外人作」^{〔六〕}。《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則云其「性愛六法，於古今宮閨善畫者，俱能鑒

別精審」^{〔七〕}。她在出嫁前，就開始仿照厲鶚《玉臺書史》的體例，輯編《玉臺畫史》一

書。但是「粗具端倪，未窮蒐輯」。她的身體不好，患有癆病^{〔八〕}。胡敬曾說她是「香

桃瘦削，已染沈疴」^{〔九〕}，出嫁後不久病逝。關於湯漱玉的繪畫作品，目前尚無發現。

僅有一幅《寒閨病趣圖》，見於項廷紀、黃士珣、吳衡照等七八人題詠，或曰《題湯德媛漱玉寒閨病趣圖》，或曰《題湯德媛女士寒閨病趣圖》，或曰《爲汪小米題其室湯德媛女史寒閨病趣圖》。然汪遠孫《借閒生詩》卷一《歲暮雜詩》四首之三云：「獸炭頻

添向藥爐，薰香問損肺還無。何人點筆能工畫，倩寫《寒閨病趣圖》。」其下小字注曰：「時婦方病。」《借閒生詞》中《瑣窗寒》一闕，詞下注云：「余曾繪《寒閨病趣圖》。」結合來看，此圖應爲汪遠孫所繪，畫面表現的是湯漱玉在冬季臥病的情景。或者湯漱玉亦曾繪有相同題材的畫作，則未可知也。

汪遠孫（一七九四—一八三六），字久也，號小米，又號借閒漫士、借閒生，祖籍安徽黟縣，其十世祖遷居錢塘，遂爲錢塘人。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舉人，官內閣中書。兩年後因父病歸鄉，從此絕意仕進，以著述爲業。著作有《經典釋文補條例》《漢書地理志校本》《國語發正》《三家詩考證》《借閒隨筆》《借閒生詩詞》等，又輯錄東軒吟社同人作品爲《清尊集》。特別需要提到的是，汪氏爲當時著名的藏書世家。自其曾祖汪憲開始，經歷其祖父汪璐、父親汪誠到汪遠孫，四世藏書刻書不輟，汪氏振綺堂亦成爲當時著名的藏書樓。據汪誠所編《振綺堂書目》載，振綺堂藏書達三千三百餘種、六萬五千餘卷。

湯漱玉出嫁前開始輯錄《玉臺畫史》，到其嫁給汪遠孫時，該書「粗具端倪，未窮

蒐輯」，雖已行世，疏誤較多。她嫁給汪遠孫後，《玉臺畫史》纔算進入最後的擴充和校訂階段。一來，有汪遠孫憑藉自己深厚的學力，和她一同搜集鑒別相關資料；二來，汪氏豐富的藏書，也一定會起到關鍵的作用。胡敬在《玉臺畫史序》中敘述夫妻二人共同編輯《玉臺畫史》的過程說：「偕吾友撫摺遺佚，商略甄收。蠟炬代吟，茶甌笑覆。家饒武庫，龍威之簡漆同探；室貯文宣，馬帳與幔紗分啓。拈出一花一葉，指亦生香；訪來某水某山，眉爲飛彩。相與焚香展讀，喜可知已。」不但寫出了二人相偕輯錄《玉臺畫史》的情景，還描摹出夫妻之間的閨樂雅趣。同時，也點出汪氏藏書對《玉臺畫史》最終成書的關鍵作用。可惜，湯漱玉享年不永，和汪遠孫共同生活不到一年就病逝了。可以想見，其後《玉臺畫史》的最終定稿，都是由汪遠孫獨力完成。據汪遠孫敘述，其元配梁端，生前撰《列女傳校注》，「每獲一義，輒共余商榷，余亦時舉所聞益之」。到梁端去世，「殘編賸墨，鐫置篋中，不忍復啓視」。直到十年以後，「懼是書之終無善本，而端之名與身沒也。遂更爲之整比，條分件繫，三月而畢」。然後刊刻印行「」。正與《玉臺畫史》成書的情形相似。《清代閨閣詩人徵

略》則云：湯漱玉「優曇易謝，未有成書。小米亦爲搜羅軼事，共得數百人，成《玉臺畫史》若干卷」^{〔一〕}。胡敬則乾脆說：「配梁孺人著有《列女傳校注》，湯孺人著有《玉臺畫史》，半爲君所訂正云。」^{〔二〕}上述可以概見汪遠孫在《玉臺畫史》成書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其次，《玉臺畫史》中有若干小字注文，對涉及的人物事蹟進行訂正或注釋，這些注文，極有可能出自汪遠孫之手。又有數條按語，則直接標明「借閒漫士曰」，都是汪遠孫直接參與《玉臺畫史》輯錄工作的例證。此外，《玉臺畫史》有《別錄》一卷，共十五則，收錄善畫女子二十人，完全出自汪遠孫之手。當爲汪氏在整理編定《玉臺畫史》時所搜集到的新資料，另輯爲《別錄》附於書後。總之，《玉臺畫史》一書，應視爲湯漱玉與汪遠孫二人合作輯錄而成。胡敬所云，《玉臺畫史》其書「粗具端倪，未窮蒐輯」，是指湯漱玉早期的工作。其後又說：「是非擢吉光於片羽，閱神駿於庭閑，窺豹別斑，選雞留蹠，其能該備如是乎？」^{〔三〕}從最初的「粗具端倪，未窮蒐輯」，到「該備如是」，正是因爲有了汪遠孫的參與。

《玉臺畫史》的體例與《玉臺書史》相彷彿，共分四門：宮掖、名媛、姬侍、名妓。

另有盧昭容一人，跡近靈異，附於宮掖之後。卷一爲宮掖，自先秦至明，共收二十一人。卷二卷三爲名媛，自晉至清，共收一百三十四人。卷四爲姬侍，自宋至清，共收十七人。卷五爲名妓，自唐至清，共收四十一人。《別錄》共收二十人，均爲清代名媛。以上合計，共收先秦至清女性畫家二百三十三人。除《別錄》外，每位女性畫家的傳記資料均從歷代典籍或書畫題跋引錄，個別條目有輯錄者所加注文或按語。傳記前先標明出處書名，若該書首見，則標明撰著者姓名，然亦偶有例外。《玉臺畫史》亦曾有過續作，清祝穎（女）所繪《花卉冊頁》之馮焯跋語云：「嘉興沈觀察濤嘗續《玉臺畫史》，首列太君，以爲南樓老人之後一人。」其書未見。

一一

《玉臺書史》與《玉臺畫史》的版本及整理工作概況如下：

《玉臺書史》現有道光十年（一八三〇）《賜硯堂叢書新編》本、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昭代叢書》本、光緒年間《翠琅玕館叢書》本和《藏修堂叢書》本、民國年間

《芋園叢書》本等。此次整理工作，以《昭代叢書》本爲底本，參校他本。

《玉臺畫史》編定後，由錢唐汪氏振綺堂於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秋十月刊行^{〔四〕}。此後，《玉臺畫史》各種刊本流布較廣，有十餘種之多，其中點校本一種，即于安瀾輯編之《畫史叢書》本。此次對《玉臺畫史》進行整理工作，以振綺堂道光十七年刊本爲底本，參校《畫史叢書》本、《芋園叢書》本、《說庫》本、《美術叢書》本等。

《玉臺書史》與《玉臺畫史》都是匯編體的書畫史著作，即引錄前人著述或題跋詩文，注明出處，加以分類，按時代先後編排成書，并非自己撰作。而《玉臺書史》與《玉臺畫史》的各種刊本差異不大，校點工作遂轉向將二書的引文與原書進行對勘，這一部分工作量較大。其所引用的原書有些現在已經無從得見，只能與其他圖書的轉引文字對勘，甚至暫付闕如。在進行上述整理工作時，發現《玉臺書史》與《玉臺畫史》的若干錯誤，如不與原書對勘，則無從揭出。由於《玉臺書史》與《玉臺畫史》主要注意女性書畫家有關書畫的事跡，所以對原書文字多僅摘引與書畫有關的數

句，其餘一律刪節。遇到這種情形，一般在校記中標明「引文有刪節」。對該女性書畫家有興趣的讀者，可依校記中標明的卷數條目，翻檢原書。此外，古人引書，不甚規範，多有與原書文字出入較大的情形。例如，引文對原書刪節過多，輯錄者往往在文中加入個別字句，以使文意通貫。又如，二書在引錄原書時，有時會將傳主的字號、籍貫、生卒年等重要材料亦加以刪節。遇到上述情形，如其不害原書文意，一般就不加校記，而有關的重要材料，則從原書逕錄於校記，以便讀者。由於二書在引錄原書時，并未標明圖書的版本信息，因此在校勘時，只能盡量採用較好或通行的原書版本，却不一定就是輯錄者採用的版本，因而不可避免地會有文字的差異。

《玉臺書史》與《玉臺畫史》二書，原來均無目錄，此次校點，重新編製目錄，置於書前。另編有附錄三種：一，各家有關《玉臺書史》與《玉臺畫史》的著錄和提要以及作者的有關傳記資料。二，參考引用書目。三，人名字號筆畫索引。

三

《玉臺書史》和《玉臺畫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女性書畫家的有關資料輯錄於一編的書畫史著作，具有開創意義，疏漏也在所不免。文字方面的訛誤，已在校記中標明，而女性書畫家的遺漏，下面略舉數例：

明朱中楣《隨草》卷上有《題湘揚女子韻并序》，略言於新城旅邸「睹壁間塵土漫滅中，小楷數行。拭而讀之，乃湘揚女子感憤而作也。爲詩三首，冠以小序」。《玉臺書史》於朱氏《隨草續編》收錄管夫人《畫竹卷題跋》^{〔二五〕}，未收錄此湘揚女子。

明周暉《續金陵瑣事》卷下云：「珠市伎郝昭文，小楷法《黃庭》，甚工。亦能詩，有句云：『願求舉案侶，羞學倚門粧。』從良之心殊切。後嫁遼東指揮，鄰姬泣送，嫌其遠。昭文曰：『溷於風塵，寸步不樂。既得從良，再遠過遼東，亦所甘心。』」按，郝昭文當歸入明代名妓，《玉臺書史》失收。

明姚旅《露書》卷三，有「游宗謙侍人范鹿，字允馭。少美容姿，善吹洞簫，能琴

能書能詩，詩多膾炙人口。王長公贈之詩曰：「除去數行《童約》外，也應事事勝方回。」同書卷四有「徐安卿，姑蘇人。美風姿，善寫蘭竹梅花，且善書」云云。按，《玉臺書史》曾徵引《露書》，而同書中善書女性，有收有不收，疑其或從《六藝之一錄》及《佩文齋書畫譜》等書轉引，并未翻檢原書。

《玉臺書史》據《珊瑚網》收錄楊叔卿，僅言其「喜學《麻姑壇》」。而明潘之恒《亘史鈔》外紀卷七有《楊叔卿小傳》，略言其「明窗淨几，惟對《黃庭經》摹搨，酷似之。又喜作顏魯公《麻姑壇》，字落素繭，如畫銀鉤。得一染齊紈，可易百錦」。則楊叔卿不僅限於學顏真卿書。其下錄郝之璽《贈楊叔卿詩》二首，其二有句云：「琴聲不肯調司馬，書法翻能嗣右軍。」亦可證。《亘史鈔》同卷又有《齊瑞春傳》，略言：「瑞春原號愛春，齊氏第五女也。『愛春瘦長娉婷，清揚嫵媚，自詞翰、書畫、歌舞、簫管、蹴蹴、走馬、六博，靡不擅場。而尤喜圍棋彈琴，至忘寢食』」。《玉臺書史》失收。

《玉臺畫史》遺漏女性畫家的情形，亦復不少。

明姚旅《露書》，《玉臺畫史》曾徵引，然《露書》卷四有「蔡清卿，名彬別，字弱

雲，廣陵人。母夢白衣女人持隻繡授之而生，幼棄五葦。父以貪故，攜之長安，令學歌舞。……工琴奕蘭竹怪石，尤善韻言」。《玉臺畫史》失收。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玉臺畫史》亦曾徵引，而其卷二十二有沈關關，原文云：「顧有孝字茂倫，吳江縣學生，一晚自稱雪灘釣叟。松陵女子沈關關，刺繡作《雪灘濯足圖》。一經裝池，過江人士，以不與題辭爲恨」。《玉臺畫史》未收。按，湯氏或以此爲刺繡而非繪畫，故摒之不取。然清姜紹書《無聲詩史》卷七收錄顧姬，即「顧繡」之創始者。其正以刺繡畫作得名，亦收入畫史。蓋以刺繡畫作，如不諳繪事，則難以形神兼備地在繡件上反映原畫。

明潘之恒《亘史鈔》外紀《妓品》卷八有《谷姍姍傳》云：「谷氏自淮陽徙居休寧之東門，由蘭芳而名始著。蘭芳者，行三。其姊以善歌傾一時，至蘭芳，以吳音度曲，一洗習俗之陋。小字笑兒，人以姍姍稱之。喜畫蘭，師丁南羽，得管夫人筆意。酒態憨甚，吐氣若蘭，終夕惺惺無怠色，顧能攝酒人豪，名流咸與定交，門炙轂矣。蓋十年而譽益起，坐無蘭芳，覺羣情不暢。乃忽發觀濤興，染疾而歸，癸丑春二日疾卒。是